



石秀之恋

施蛰存 著





2 033 2438 5

548054



0035157

青春之恋

十年创作集 上

施蛰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石秀之恋

Shi Xiu Zhi Li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5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3}{16}$ 插页 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670

ISBN 7-02-001070-9/I·1011 定价 5.10 元

引 言

1927年4月12日，我结束了大学生活，走入社会。1928年到1937年，我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书店编辑、文学刊物编辑。我的业余工作是写诗、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书。我热心于做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在那一段时期，我把我所写的诗和小说看作是我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在主题选择和创作方法等各方面，我还在摸索阶段。我想逐步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文学风格。

度过三十岁生辰，我打算总结过去十年的写作经验，进一步发展创作道路，写几个有意义的长篇小说，以标志我的“三十而立”。我计划先写一本《销金锅》，以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为背景，写当时的国计民生情况。正在累积史料，动手写起来，想不到爆发了抗日战争。我的职业变了，生活环境变了，文学创作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也都变了。流离迁徙于大后方整整八年，我只写了一篇与抗战有关的小说，自己读过一遍，觉得对抗战没有什么效益，我封笔了。

1946年，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仿佛涸辙之鲋，返回长江大河，重新获得跃浪腾波的条件。原以为可以继续过去的创作生命，抓起笔来再写。又谁知内战突起，社会秩序大动荡，生活大紧张，绵延五六年，天时，人和，都不是安居写作的环境。这一段时期中，我只写了几篇杂文。也曾计划写一个长篇《浮沤》，以

记录抗战八年的社会生态，只写了几段，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从属于政治，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几乎都自叹才尽，无法效命，不得不让青年人出来主宰文坛。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逐旧人。”我才知道：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1937年结束了。

文艺作品，和妇女的时装一样，它们只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精神面貌。时过境迁，时装换了新样，文艺作品也在推陈出新。只有少数几位杰出的伟大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托尔斯泰等人，据说他们写的是人间永久的主题，所以他们的作品能够历万古而常新。在19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只是一个卒子，何敢希望高攀伟大作家？我的那些作品，也正是当时文学界的几点浮沤，转眼之间，便自然破灭，我也视为当然，并无遗憾。

出于我意外的是，近几年来，我的那些尸居余气的作品，会有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学家和青年作家们从灰积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找出来，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严家炎教授根据五十年前适夷同志的分类法，把我的作品归入“新感觉派”，承认它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是具有现代文化的代表性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在台湾的《联合文学》上介绍我的旧作，封我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此外，还有吴福辉、余凤高、施建伟等好几位文论家，都为我写了专论，称许我是在文学上首先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的作家。诸如此类的不免有些过分的虚誉，使我常常感到受宠若惊。

1980年至今，我的作品已有十多篇被选入各种选集。《善女人行品》、《将军的头》两个集子已由上海书店用原本影印。但仍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来信，要我供应文本，无论是借阅或代

购，因为他们无法从各地图书馆中找到。也有些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外国学者，需要我的作品，以资参考。对于这许多厚爱的读者和朋友，我都无法应命，因为我的作品，连我自己也久已不存一本了。现在，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印行一个几乎包括我全部创作小说的结集，给国内外好奇的读者和文艺工作者以方便，也使我有机会润色一下语言文字，并改正旧本的许多误字。出版社的这一份好意，我很感激。

从1923年到1937年，我写的短篇小说，一共印出过九个单行本：

江干集	自费印	1923
绢子姑娘	上海亚西亚书店	1928
追	上海水沫书店	1929
上元灯	上海水沫书店	1929
将军的头	上海新中国书店	1932
李师师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2
梅雨之夕	上海新中国书店	1933
善女人行品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3
小珍集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6

《江干集》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描红练习。《绢子姑娘》和《追》这两本作品，都是摹仿多于创造，也是一个文艺学徒的习作。《李师师》是一个小册子。全文已收入《梅雨之夕》。《小珍集》以后，还写过十多篇小说，没有机会结集起来印单行本。总计我从1922年到1937年这期间，一共只写了六、七十个短篇，产量实在不多。

我把自己的创作生命从1926年算起，因为《上元灯》这一篇作于1926年，到1936年因抗日战争而封笔为止，足足十个年头。

我淘汰了《上元灯》以前的一些太不像样的作品。《小珍集》以后的那些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至今还无法收全。现在编定 55 篇，题为《十年创作集》。保存了五个集子的原状，而以《绢子姑娘》和《追》两集中的五篇作为“集外”。《小珍集》出版后，还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些短篇，现在收集到《黄心大师》等六篇，也编入“集外”。

为了出版发行的方便，这个《十年创作集》将分印为二册，每册各自另定书名，上册为《石秀之恋》，下册为《雾·鸥·流星》。书名未必用以概括内容，仅仅是取其新异，容易在书市上吸引注意。这是属于文化事业的广告技术，请读者不要“以辞害意”。

这里，顺便向慨然为我重印这些旧作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致谢。还要向孙可中、刘小沁两位编辑同志致谢，没有她们耐心地代我做了许多繁琐的编校整理工作，这两本书恐怕不可能及时出版。此外，我还该向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应国靖同志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子善同志致谢。因为他们帮助我搜到许多集外作品。

施蛰存 1989年4月23日

目 次

引言.....	施蛰存	1
---------	-----	---

上元灯

扇	3
上元灯	11
周夫人	21
旧梦	29
桃园	42
渔人何长庆	51
栗芋	66
闵行秋日纪事	75
诗人	89
宏智法师的出家	100

将军的头

鸠摩罗什	109
将军的头	137
石秀之恋	170
阿褰公主	210

梅雨之夕

梅雨之夕	243
在巴黎大戏院	255
魔道	267
李师师	285
旅舍	294
宵行	302
薄暮的舞女	311
夜叉	323
四喜子的生意	337
凶宅	352

上元灯

扇

天气热起来，男的女的手里，出门时都摇着扇子了。将穿旧了的一件夹衫换去之后，我也想起：这时令是可以带扇子出门了。记得去年曾用过的那柄有朋友叶君写着秦少游《望海潮》词的福州漆骨折扇还并不破旧，中秋以后，将它随便放进了那只堆存旧扇秃笔的橱抽屉里，不知如今还可以用用否。现在是百物昂贵的时候，一副起码的粗粗地制成的扇骨，配上一页白扇面，也得要半块钱呢。如果去年的旧物，还拿得出去用用的话，何必再去买新的呢？

开了那只久闭了的橱抽屉，把尘封了的什物翻检了半晌，一个小纸包里的是记不起哪个年代收下来的凤仙花籽，一个纸匣里的是用旧了的笔尖，还有一枚人家写给父亲的旧信封里却藏着许多大清邮票，此外还有几副残破的扇骨，一个陈曼生的细砚，倒是精致的文房具。再底下，唉，这个东西还在吗？一时间真不禁有些悠远的惆怅。

那是安眠在抽屉底上的，棉纸封袋里的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

现在，都会里的女士是随处都有电扇的凉风可以吹拂她们的玉体，而白昼没有电气的内地城市里的女士是流行着鹅毛扇子了。团扇，当然是过了时，市面上早已没有这一注货色了，年轻的后生，恐怕只好在旧时代的画本中去端详一个美人的挥着

团扇的姿态了。

我之看见了旧藏的团扇而惆怅，倒并不是因为它的过时，一种扇子的过时，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觉得惆怅，只是为了这一柄团扇与我有些瓜葛。

那还是住在苏州的少年时候的事哩。

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事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我才只九岁。到苏州之后的第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库巷里的租住屋里，不敢出外，因为我不会说苏州话，人家说话，我也不懂得。

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而且是出去和许多的说苏州话的小朋友接触，那是父亲送我进附属小学继续读书的第一天。先一夜，父亲说：“阿宁，明天又要读书去了。”

我说：“哪里去读书？”

父亲说：“附属小学。就在师范学堂对面，放了夜学你还好来看我呢。我已经去和学校里的先生说好了，仍旧是三年级……”他又回过头去对母亲说：“将来阿宁可以住到我学堂里去，省得每天来来去去地走。”

母亲笑笑，没有加以可否。我心里也木然，因为住在家里和母亲一处和住在学堂里和父亲一处，在我是都愿意的。

语言的难题又来到我心里，我痴想着：一群男女小同学在种着花的学校园里环绕着我，笑着我的家乡话。

过了一会，母亲笑着说：“阿宁，为什么发呆，为了明朝要进学堂去，所以不高兴么？”

我一声也不响，呆想着。年老的唐妈在旁边，又唱起她惯用的嘲笑我的歌词：“赖学精，称称三百斤。”

我被激怒着说：“谁想赖学呀，为的是怕说起话来给人家笑

呀！况且，况且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进陌生的学堂里去，叫我怎么好呢？”

父亲就说：“有什么好笑，就是人家笑，也随他们好了，过了三个月你一定也会得说苏州话。如果说没有人认得，那么明朝可以和对面金家的惜官珍官同去。明朝早上我带你去认识认识，搭个小朋友，以后也好一同作伴儿早出晚归，便当些。”

这样，于是在进学堂的那天早晨，我认识了生平第一个女朋友：金树珍。惜官的名字是树玉，是她的小两岁的弟弟。

在能说苏州话之前，很奇怪地，对着她，我居然很不羞赧地说着家乡的土话，而且说得很多，很琐屑。我告诉她城隍山的风景怎样好，西湖怎样好——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湖，还是很荒寒的，而我也只跟了父亲，从清波门出去约略地玩了一玩而已。我在家乡的小学堂里读的是哪几本书，父亲有怎样几本有好看的图画的书，她不能全懂地听着我的奇怪的乡音，不时地微笑着。但我并不觉得如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的时候所想象着那样的脸红。

到我能够自由地说苏州话，我和她，当然还和她的弟弟，已经因为同级同学，邻居这两重关系而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了。我之所以后来不愿意住到父亲学堂里去，如今回想起来，也就是为了这个原故。但那时却并没意识地觉察到这种心绪，只说是为了要陪伴母亲。

一年一年地，无知的童年如燕羽似的掠过了。我在学堂里，除了他们姊弟之外，不曾有过第三个朋友。每天，除了睡到我的小床上去的夜间和吃饭的时间之外，不曾有过和他们俩分离的时候。于是到了第五年了。我们是在高等第四级。

如果这一年不遗留这一柄团扇给我，现在我还能够想念起

她吗？我的回忆还能不能捉到一个起因而蔓延开去吗？

那时候的学制，两级的小学堂是男女兼收的，但中学堂却男女分校了。高等第四级是两级小学的最末一年，我因此常觉得心里不宁静，为的是暑假毕业后，如果我依照着父亲的主意，升学进草桥中学或师范学堂，而她依照着她的父亲的主意，辍学家居，便失去了许多亲近的机会。那一种心绪，虽然还不曾懂得就是现在所谓恋爱的苦闷，但却时常感觉到有一个空虚的生涯将要来了似的烦乱。

于是，显著的病像是春季小考失败了。

我素来是个好胜的人，但那时候并不觉得是羞耻。我甚至还希望她和我一样的对于功课怠惰下去，如果能得大家都留级一年，也是愿意的。呀，那时候的心情，便是留级到三年，四年，五年，只要她也继续地和我同学下去，也都是高兴的。一年一度地读着同样的书本，只要有她在课室里，也就好似诵读着新的书了。

但是，她说留级是可羞的事，如果我真的连毕业考试也失败了，在她毕业之后，她将不再和我继续做朋友，也不许我到她家里去，就是托名去看她的弟弟，她也是要叫阿翠赶我出大门的，因为她看轻不用功的人。

我的知道不用功是可羞的，原来是因为她如此想着而我遂也如此想着的。

于是大考的日期在揭示牌上公布出来。我是被逼得每天晚上要在灯下整理功课了。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几个清朗的晚间，她和她的弟弟常在晚饭之后差了他们的阿翠过来，叫我带了书本去和他们一同温理，而我便一定会由唐妈管领着在月光下穿过清静的街，走进她家的广漆墙门去。

一夜，月亮光光的，好像是五月望日的前后，天气是如现在一样的沉闷。因为距离大考只有三四夜了，攒集着童稚的头在灯光下温习那最觉得艰难的理科书，不知不觉地夜已很深了。

收拾了书本，将要喊在厢房里和她家的女仆们说闲话的唐妈的时候，一点亮绿的萤火悠然地从窗外的帘隙间穿过，在空中摇荡了一会，便又悠然地浮上了屋檐。

她叫喊着“扑呀，扑呀”的时候，流萤早已曳着微光从墙东隐逝了去。

“今夜月亮很好呀，园里一定有许多萤火虫，何不去看看呢？”树玉叫了起来。

月下的园景，忽然浮上我脑里来了。我冥想这个时候，墙外的她家的小花园里一定有很好的风景。茅亭里的花磁凳上去坐坐，乱噪着青蛙的浅池边去站一会儿，还哪里会想起回家去睡觉呢？那时候，我知道的，从她凝神着的眼光里，看出了她心中也在浮动着月下的园景，她一定是在想去采摘些夜来香，橙子花，或石榴花；想到假山石旁边去看月华和浮云，想去听青草丛里的蛙跳进池水里去的声音和蟋蟀的声音，想看从茅亭的顶上飞出来的蝙蝠，或是那些像水上的柳叶似的飘浮着的萤火。

“去呀，你不要回去了，叫唐妈回去罢，你住在我们家里去玩花园，夜里和弟弟睡……”她伸起手来，不完全地说，眉宇间满含着欢喜和最高的兴致。说完了，又飞步抢到房间里去告诉她的母亲。

结果是由她们把唐妈打发回家，我就不由分说地被留住了。

三个人由阿翠陪伴着，开了八角门，走进了花园。夜色果然是清丽万分，到如今回想起来，也仿佛如在目前似的。但那时对于这种园景，倒并不会特别的爱好和留恋，因为并不曾想到此

后是永不会有机缘再在这个园里作惬心的夜游。

那时所留恋和爱好的仍是她，我故意走在她身边，或前一步，或依近着她并肩而走。青春的爱欲在我心中萌动着，但并不曾自觉。树玉胆子较小，不敢前行，只跟着在我们后面，阿翠虽然年纪比我们大几岁，但也还是有着童稚的心，她一路撷着花草，若即若离地同行。三条纤细的人影在草路上的花叶影间伸过去，在茅亭里逗留一会，在池塘边也静立一会，看看水中的月影，都觉得并无什么话可以说。蛙从草丛中惊窜到水里去，蝙蝠乱飞，榆树上的集中的乌鸦也在对着明月哑哑地啼起来，垂柳被月光筛着，如同织成了的魔网，萤火出没在草堆里。风景如此，我悄悄地凝看着她，黑的发光的眸子，小小的薄嘴唇，脸，耳，纤削的肩头，都如有魅力似的深印在我心上了。

“扇子有吗？拿来扑萤火虫呀。”树玉在一个小花架边喊起来，原来那里正有三四点萤火在流动。这时候，我才看见她手里还带一柄团扇。

直到后来能读唐诗的时候，才知道“轻罗小扇扑流萤”这一番情景，是早有古诗人低徊咏叹过一番了。

萤是终于没有扑到，但人却全疲乏了。参差地绕行着蜿蜒的小径，虽然不说明，但各人都想着回进去了。缓步之间，絮絮地又说了许多的话，我很记得，从品评同学的学问说到考试，又支衍开去说到先生的公正和偏私，随后又归结到我们自己。

“书都还没有温习好呢，不知能够考得出来吗？”树玉第一个烦恼着。

“还有三天好温习呢，怕什么呀？”我说。

她微笑着，在月光中我看得见，很清楚，是可爱的微笑。但我又知道，她的意思是颇有些讥讽的，她好像说：“怕又要像春季